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元白诗派研究

Studies of Poetic Group of
Yuan Zhen and Bai Juyi

袁行霈题



□ 陈才智/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元白诗派研究

Studies of Poetic Group of
Yuan Zhen and Bai Juyi

陈才智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 ·

元白诗派研究

著 者 / 陈才智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010)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负责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宋 娜

责任校对 / 经 壮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010)65285539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31

字 数 / 467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30 - 610 - 3/I · 009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前言

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经过本所学术委员会的郑重推荐，将逐年推出本所学者以青年为主体的新作。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博士文库”、“青年文库”，这个文库更多的是留下他们在“青年”、“博士”之后继续前行的足迹。基于建所重在出人才、出成果的思路，期待着这里能涌现出一批将来的名家的今日之名作。

自1953年建所以来，我们就执著地追求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所风，力戒浮躁，崇尚有根柢的创新。创新而无根柢，易成泡沫；讲根柢而欠创新，易成老木疙瘩；创新与根柢并重，才是我们增长实力、开拓新境的基本方法。文学所一代代学者的成长，都在实践着这一基本方法，避免了不少追波逐流或攻关抢滩之弊，培养了一批为中国现代人文建设做着实实在在工作的学人。如果要我不那么谦虚地说一说文学所的长处，这长处就在于从前代学者就开始了的文献功夫和贯通意识，以文献站稳脚跟，以贯通迈开脚步，以新材料、新思维、新发现，走向现代学术的深处、广处和前沿。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以殷切的眼光期待，期待这个学术文库成为文学所的学风、学养和学术基本方法的历史见证。有期待的写作与有期待的阅读，其可成为人生之乐事乎？

走进新纪元的文学研究所，总要有一种与我们民族全面振兴相适应的文化姿态和文化行为。小康社会应有学术文化的“小

康”。文学所近期正在启动三项学术工程：其一是这套“学术文库”，主要收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新作，代表着我们的希望。其二是“文学研究所集刊”，重点发现本所学者见工夫、有分量的长篇论文，展示我们的学术阵容和实力。其三是“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重新汇集出版本所在1950年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史文献，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还准备选刊一批重要学者的名作精品，这反映着我们应该继承弘扬的传统和值得珍视的历史记忆。文学所和它的学术委员会愿为这些学术工程付出不懈的努力，以开辟文学研究的广阔的途径和富有生气的新境界。谨请学术界高明之士和新锐之友不吝赐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员 杨 义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六日

陈铁民序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陈才智的《元白诗派研究》终于完稿，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此时才智邀我为他的书作序，我也觉得有点话要说，便答应了下来。

才智于1997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我攻读唐宋文学博士学位。他入学时年纪轻，学术上的积累不多，受的科研锻炼也少，能否通过三年学习，使其具有独立地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较好地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说实话当时心里是没有底的。后来我发现他喜好读书藏书，心不旁骛，甘于寂寞，具有搞科学研究的资质，从前的担心便一扫而光。

到了该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时候，我出了三道题，请他选择，他立即选了元白诗派研究的题目。这个课题之所以值得做，是因为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从流派的角度，对元白诗歌作整体性研究的专著出现；学界相沿虽有元白诗派的说法，但从现代的观念看，这个诗派能否成立？如果能成立，其成员有哪些人？它的形成过程、文学特征和发展状况又如何等等问题，至今并没有人对它们进行过正面、具体的研究和论证。中国大抵在宋代之前，还没有现代意义的自觉立派，所以关于唐诗流派的研究，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不少困难，这个课题如果做得好，对于克服这些困难、探索中国古代诗歌流派研究的道路，无疑很有益处；对于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研究的深化，也富有价值。

元白诗派研究这一课题至今没有人做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它具有较大的难度。一难在于，有关作家的作品数量巨大，如仅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就有3660多首，而且体式复杂，其中有些体式的作品，人们还没有加以研究；二难是，白居易是唐代大诗人，国内外关于他的研究论著，数量更加巨大，而在进行新的进一步研究时，无疑必须对这些东西有广泛的了

解；三难为，既称元白诗派，则其成员不应只有元白二人，然除元白外，其他成员殊难确定，往往似是而实非，或似非而实是（这一点同韩孟诗派颇不一样）。所以才智的选择这一课题，堪称知难而进，是显示了较大的学术勇气的。

课题选定后，才智即开始全面通读元白及其他相关诗人的作品，广泛搜罗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同时搜集和阅读国内外已发表的大量元白诗研究成果，并将这三方面内容加以比对、综合、分析、研究，以找寻本课题的主攻方向、入手处或切入点等。一篇学位论文，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非常重要，可以说是论文成败的关键之一。本论文的切入点，不宜从现代关于文学流派的理论中去寻找（这样做易犯削足适履之病），而应从元白的创作实际和有关的文献资料中去寻找。当我读了才智交来的论文第一章《〈诗人主客图〉与元白诗派的成立》的初稿时，我即感到他已找到了好的论文切入点，由此而往，论文的整体框架已不难构建，论文的成功也有了把握。虽然如此，毕竟论文应涉及的内容还很多，而时间却极其紧迫，夜以继日地工作也难以完成，所以才智同我商量，决定将论文的题目缩小，最后他提交了一篇十多万字的《元白诗派成立之研究》的论文参加答辩。虽然从诗派研究的角度看，这篇论文尚不全面，对作品的分析也显得不够，但答辩委员会还是给予颇高的评价，认为它观点新颖，富有创见，是一篇成功的学位论文。

200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才智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这以后，他又用了五六年时间，对论文进行全面的修订、增补，不停地打磨，从而使质量又有了不少提高，对元白诗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细化。本书前后几遍稿子，包括最后的修改稿，我都仔细读过，我觉得本书取得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成绩。

首先，本书是第一部从流派的角度对元白诗进行整体研究的专著。书中对从现代的观念看，元白诗派之成立，以及诗派的成员、文学特征、发展状况等等流派研究必须弄清的问题，都作了具体认真、细致深入、富有创见和说服力的论证、分析。例如由唐末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入手，引出施肩吾等一些未进入诗史视野的作家，将他们归入元白诗派之中；将晚年与白居易唱和的刘禹锡也划入元白诗派等，皆具创见。可以说，作为流

派研究，本书是成功的，它较好地揭示和再现了元白诗派的历史原貌。

其次，本书在中国古代诗歌流派的研究上，有新的思路，提出了动态、发展的诗派观念，认为元白诗派的形成是一个开放和阶段性变化的过程，例如其成员组成，在新乐府旗下有一批人，在元和体、元白体等旗下又各有另一批人，他们在诗派中各有不同的参与方式和活动阶段，与诗派的离合关系也各不一样（如揭示出张祜在创作上与元白诗派有离有合，合多于离），尽管都可从大的范围内划入元白诗派。这种观点既新颖，又符合客观实际，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流派的研究，具有启迪意义。

第三，本书作者对相关资料的搜集竭泽而渔，例如所掌握的白居易资料，有不少是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一书所没有的；对于前人和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包括港台和国外的成果），作者也能广泛搜罗和汲取。由于作者所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结论都对对资料的分析中引出，所以论述能够做到言必有据，信而有征，富于科学性，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

才智在文学所工作已近六年，所里不少同志对他已有了较多的了解。最近先后有所里的几个资深研究员同我说，你的这个学生很不错，文献功底好，外语也好，他已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我为他感到高兴。才智是20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正值壮盛之年，我们期待他在学术上高歌猛进，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

陈铁民

2006年5月

于北京西三旗寓所

朱明伦序

白居易是唐代大诗人，“元白诗派”是中唐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然而千馀年来，国内外研究白居易的论著很多，研究“元白诗派”某一方面的成果也有一些，唯整体研究“元白诗派”的专门论文迄今未见。殊觉遗憾。最近，陈才智君寄来他的《元白诗派研究》书稿，知该书不久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陈君为唐诗研究填补了一个不小的空白，可喜可贺！

我很赞赏陈才智君在书中表现出来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精神。他将“元白诗派”视为“一个动态发展、与外界密切联系着的整体”，这是该书立论的根本，既决定了所用研究方法的新颖独特，也规定了书的结构与众不同。一般而言，诗派研究的习惯作法是先寻根探源，界定范围，接着罗列内外成因，再就是一个又一个成员的分析研究，最后加上地位影响之类的概括。写得好的脉络清晰，主次分明，亦为佳作；写得差的则几乎如同数个作家作品研究的简单相加，难见诗派全貌。而该书的结构安排颇有特色，不为元白单独设立章节，却每章每节所论所述皆与元白密切相关，力避简化为白居易研究、元稹研究等，而突显诗派的研究。该书不是从现成的概念出发，静止地一成不变地论述，而是以约占全书一半的篇幅研究“新乐府诗”、“元和体诗”、“元白体诗”和“长庆体诗”，从中反映“元白诗派”在不同时期、不尽相同的成员们整体创作的原貌，以之勾画“元白诗派”成立、发展、变化的轮廓。作者对这几个相沿已久的概念的辨析考订用力甚巨，在爬梳剔抉先人前辈纷纭众说之后，自出己意。所言入情入理，多为的论。对张为的《诗人主客图》所列的白派弟子，作者尽量还原历史作出恰当分析，把握分寸，客观公允。既不讥张为之图为“良堪喷饭”之作，也没依其入室升堂及门之序，而是分立三章，将元稹、顾况之

外十五名白派弟子群相，简洁准确勾勒出来。虽为速描，可比写真。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白派弟子们过去鲜为人所知，更无人关注，该书则意在开拓，尽力搜罗哪怕片段资料，涓滴不弃，以期新人新貌毕现。而对于元白其人其诗尤其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作者了然于心，却在书中惜墨如金。这一多一少，重生轻熟，在材料取舍中亦见其科学的态度，务实的精神。

我为陈才智君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绩高兴，更为他的健康成长而高兴。十年前他硕士毕业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如今已是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坦率地讲，当前社会的大环境，对青年一代的成长有许多负面的影响。中国旧有的一些腐朽落后的东西还在散发秽气，外国各种光怪陆离的玩意儿也使一些人目眩神迷，社会风气学术风气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近来常有学术腐败之事、学术造假之徒被揭露，虽仅为冰山之一角，也可见学风不正到何等地步！然而陈才智君似乎不受诱惑，不慕荣利，不事交际，唯与书亲，一心向学，乐于读书且勤于思考，甘于寂寞而安于清贫，真的是难能可贵！我曾经在系里和学校的研究生管理部门负责研究生与学位工作，接触并熟悉很多校内外的硕士、博士，其中不乏精英、优秀分子。但是，像陈才智君这样能坐住冷板凳，肯下苦功夫，不急功近利，不心浮气躁，视学术研究为己任而心不旁骛的，还真不是多数。看看该书所列的七百余种参考书目，再看看所作的1400余条注释以及所绘的30来个图表，就知道他是在认真做学问，是在负责地搞研究。这每一种书、每一条注释、每一个图表，都凝聚着他多年的心血与辛苦，都记录着他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艰苦跋涉的足迹，都彰显着他对古人、对今人、更对后人负责的道德与良知。

陈才智君正年青，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即以“元白诗派”来说，他 also 知道研究领域尚需拓展延伸，还有许多后续工作要做。我相信一步步踏踏实实走下去，他会有更多更大的成绩。我热切地期待着。

朱明伦

2006年7月

于沈阳辽宁大学

目 录

陈铁民序	1
朱明伦序	1
绪论	1
一 元白诗派之于中唐	1
二 元白诗派研究史述	9
三 本书的研究意旨	44
第一章 《主客图》与元白诗派的成立	58
第一节 流派范畴的形成	58
第二节 《主客图》的意义	73
第三节 《主客图》与元白诗派	94
第二章 《主客图》白派弟子群相之一	100
第一节 白派上入室弟子杨乘	100
第二节 白派入室弟子羊士谔	104
第三节 白派升堂弟子卢仝、沈亚之	109
第四节 白派及门弟子费冠卿、祝元膺、陈标、皇甫松、 童翰卿、朱可名	118
第三章 元白诗派的新乐府诗	133
第一节 新乐府名义辨析	133
第二节 新乐府创作分析	146
第四章 元白诗派的元和体诗	195
第一节 元和体名义辨析	195

2 元白诗派研究

第二节 元和体创作分析	230
第五章 《主客图》白派弟子群相之二	249
第一节 白派及门弟子周元范	249
第二节 白派及门弟子徐凝	254
第三节 白派及门弟子殷尧藩	263
第六章 元白诗派与元白体	272
第一节 元白体名义辨析	272
第二节 元白体创作分析	289
第七章 《主客图》白派弟子群相之三	308
第一节 白派入室弟子张祜	308
第二节 白派及门弟子施肩吾	325
第八章 元白诗派与长庆体	334
第一节 长庆体名义考辨	334
第二节 长庆体创作分析	355
结语	374
附表	381
1. 白居易诗歌创作分地细表	381
2. 白居易诗歌创作分年细表	382
3. 白居易集之十次编集	384
4. 白居易集之《前集》、《后集》、《续后集》	386
5. 十五卷本白居易《前集》、五十卷本《白氏长庆集》 之四分分类	386
6. 元稹集之三次编集	387
7. 元稹集之卷次与分类	388
8. 元稹《叙诗寄乐天书》所云之“十体”	388
参考书目	389
后记	477

绪 论

一 元白诗派之于中唐

“中国废兴之际，枢于中唐”^①，确实。中唐，是一个转折的时代，变动的时代，也是多元化的时代。无论在文化史上，还是在诗歌史上，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② 前者主要表现为儒学中兴、思想转型，^③ 后者在表面上

① 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辨诗》，陈平原导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第88页。

② 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十六章、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一章。

③ 参见（1）蔡涵墨（Charles Hartman）《韩愈与唐代对统一的追求》（*Han Yü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6。（2）包弼德（Peter K. Bol）《中国十一世纪的文与道》（“Culture and the Way in Eleventh Century China”），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1982；《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刘宁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刘宁译），《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又载台湾《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13期；周武《唐宋转型中的“文”与“道”：包弼德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3）陈弱水《新儒学之发端：柳宗元与中唐思想的变迁》（“The Dawn of Neo-Confucianism: Liu Tsung-yuan and the Intellectual Changes in Tang China 773-819”），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87；*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柳宗元与中唐儒家复兴运动》，台湾“中央研究院”《新史学》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第1-47页。（4）余英时《唐宋转型时期的思想突破》（*Intellectual Breakthroughs in the Tang-Sung Transition*），收入裴德生（Willard James Peterson）、浦安迪（Andrew H. Plaks）、余英时编《文化的力量：中国文化史研究》（*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第158-171页。（5）江海《唐代儒学的新变与唐宋转型》，《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2 元白诗派研究

体现为名家辈出、诗派纷呈,^①而根源则在由言情为尚转变为求思写意。^②后来的唐宋诗之争,即肇端于中唐诗风诗格诗调之变。

在诗歌史上,中唐的意义首先是相对于盛唐而言,明·陆时雍(1590~1639至1644间)《诗镜总论》就说:

中唐用人意,好刻好苦,好异好详。求其所自,似得诸晋人《子夜》、汉人乐府居多。盛唐人寄趣,在有无之间。可言处常留不尽,又似合于风人之旨,乃知盛唐人之地位故优也。

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敛也。初唐人承隋之余,前华已谢,后秀未开,声欲启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诗多希微玄澹之音。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③

清·贺贻孙(1605~1688)《诗筏》也曾议论:

诗至中晚,递变递衰,非独气运使然也。开元、天宝诸公,诗中灵气发泄无余矣;中唐才子,思欲尽脱窠臼,超乘而上,自不能无长吉、东野、退之、乐天辈一番别调。然变至此,无复可变矣。^④

中唐的意义其次是相对于后世而言,这一点更为关键。对于“中唐”的意义,清初叶燮(1627~1703)《百家唐诗序》中,就三次用到“关键”一词:

①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谓中唐是唐诗繁荣三个段落中的第二个段落,“是各个诗派、各个有鲜明创作个性的诗人出现的时期”(中华书局,1999年8月,第430页,参见该书引言第5页)。

② 参见《游国恩学术论文集·论山谷诗之渊源》,第430页。

③ (明)陆时雍:《诗镜总论》,见《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417页。

④ (清)贺贻孙:《诗筏》,见《清诗话续编》,第142页。

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三代以来诗运，如登高之日上，莫不复逾；迨至贞元、元和之间，有韩愈、柳宗元、刘长卿、钱起、白居易、元稹辈出，群才竞起，而变八代之盛，自是而诗之调之格、之声之情，凿险出奇，无不以为前后之关键矣……后之称诗者胸无成识，不能有所发明，遂各因其时以差别，号之曰中唐，又曰晚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意以为诗也，时值古今诗运之中，与文运实相表里，为古今一大关键，灼然不易。^①

这是极为精当而深刻的见解。其中，“关键”的字眼有两个：一个是“变”，一个是“中”。前者道出中唐诗之特点，后者道出中唐诗之地位。前者乃诗家之共识^②，后者则为叶燮之卓见。

严羽以后的论诗者，多承《沧浪诗话》之说，标举盛唐，以盛唐诗为正法眼藏。明初高棅（1350～1423）《唐诗品汇》之《总叙》、《五言古诗叙目》、《七言古诗叙目》将元和诗划入晚唐，《总叙》又称为“晚唐之变”^③；明中叶李梦阳（1473～1530）、王世贞（1526～1590）则倡“诗必盛唐”之说。^④叶燮却以发展的通变的眼光，大力推崇中唐，称许中唐于古今百代文运诗运之中间、中心、中央地位，诚可

①（清）叶燮：《已畦文集》卷八，上海书店出版社《丛书集成续编》第124册，第719页，影印《郎园先生全书》本；《已畦集》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4册，第81～82页，齐鲁书社，1997年7月，影印陕西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叶氏二弃草堂刊本。标点参考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下册，第3193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第2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王镇远、邬国平编选《清代文论选》上册，第256～2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

②如（元）袁桷（1266～1327）《书汤西楼诗后》所云“诗至于中唐、变之始也”（《四库全书》及《四部丛刊》本《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及下文所引前人论元和诗之“变”。

③《唐诗品汇》卷首“诗人爵里详节”、“五言绝句叙目”、“七言绝句叙目”、“五言律诗叙目”、“七言律诗叙目”又将元和诗列入“中唐”，乃自相抵牾。

④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二·李梦阳传”；“文苑三·王世贞传”，中华书局本第24册，第7348、7381页。

谓别具慧眼。^①

不过,尽管同为中唐,钱、刘非属贞元、元和诗坛,乃大历之代表,而大历与贞元、元和则分明是两副言语,故“韩愈、柳宗元、刘长卿、钱起、白居易、元稹”毕竟难以相提并论、等量齐观。钱、刘之大历,乃所谓“气骨顿衰”^②、“然自是正变”^③的转折时代,而韩、柳、元、白之元和,则公认是人才辈出、体派纷呈、真正体现着中唐诗歌风貌的中兴时代。

宋·周弼(1194~?)所谓“元和盖诗之极盛”^④,明·王祹(1322~1373)所谓“既而韩退之、柳宗元起于元和,实方驾李、杜,而元微之、

① 近人议文学史分期,钱玄同《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是较早提出以宋划下者:“鄙意宋世文学,实为启后,非为承先。”(《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但宋世文学启后之意已肇端于中唐,胡适《白话文学史》强调安史之乱的分期意义,即有见于此。而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所云“中国白话文学的动机,起于中唐以后,如白居易诸人,很有几首白话诗”(《钱玄同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391页),则与叶燮所云,庶几异代同调。游国恩1956年12月28日撰写的《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38期,1957年1月6日,收入《游国恩学术论文集》)将中唐到北宋末(9~12世纪初)划为一段。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三秦出版社,1994年8月;又并入其《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亦遵此说。袁行霈在其主编之《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亦以唐中叶(安史之乱爆发)界分中古期一、二两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卷,第15页)。

②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古体·下·七言”、卷四“近体·上·五言”、卷六“近体·下·绝句”三次以此语评价“大历十才子”之冠钱起和大历时代著名诗人刘长卿的诗作(王国安校补本,第50、78、120页)。(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九“评汇·五”亦谓:“降而钱、刘,神情未远,气骨顿衰。”(周本淳校点本,第88页)参见蒋寅《大历诗风》第二章;刘国瑞《心态与诗歌创作:大历十才子研究》第二、三章。

③ (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十,杜维沫校点本,第223页。

④ (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引,见《历代诗话续编》上册,第416页。陈伯海、黄刚、张寅彭《历代唐诗论评辑要》录(宋)杨时(1053~1135)《龟山先生语录》卷二:“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下册,第3171页)检《四部丛刊续编》本《龟山先生语录》、《四库全书》本《龟山集·语录》,均未见。溯其源,当引自(元)王构(1245~1310)《修辞鉴衡》卷一“诗体之变”一则,此则之下,未注出处,而下一则“评前贤(陶渊明)诗”则注明引自《龟山语录》,《历代唐诗论评辑要》以下属上,误以为“诗体之变”一则亦出自《龟山语录》。其实,王构《修辞鉴衡》卷一“诗体之变”一则,乃截取自(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所引周弼语:“言诗而本于唐,非固于唐也。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于唐而止也。谪仙号为雄拔,而法度最为森严,况馀者乎?立心不专,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盖诗之极盛,其实体制自此始散,僻事险韵以为富,率意放辞以为通,皆有其渐,一变则成五代之(转下页注)

白乐天、杜牧之、刘梦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诗道之盛，于是为至。此又一变也”^①，明·李维桢（1547～1626）所谓“上下数千年统论之，以《三百篇》为源，魏、六朝、唐人为流，至元和而其派互分”^②，明·胡应麟（1551～1602）所谓“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③，明·胡震亨（1569～1645）所谓“唐至开元而海内称盛，盛而乱，乱而复，至元和又盛”^④，清·方贞观（1679～1747）所谓“唐诗至元和间，天地精华，尽为发泄，或平，或奇，或高深，或雄直，旗鼓相当，各成壁垒”^⑤，近人沈曾植（1850～1922）《与金甸丞（潜庐）太守论诗书》所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⑥，陈衍（1856～1937）所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⑦，前人之述备矣。

若仅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五彩斑斓、体派多端的元和诗坛，答案会很多，

（接上页注④）陋矣。”《唐诗学史稿》第232～233页评价杨时论唐诗的“独特的贡献之处”一段，当分功给周弼、王构。又，（元）吴澄（1249～1333）《唐诗三体家法序》开篇亦袭自周弼之语：“言诗本于唐，非固于唐也。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于唐而止也。于一家之中，则有诗法；于一诗之中，则有句法；于一句之中，则有字法。谪仙号为雄拔，而法度最为森严，况馀者乎？立心不专，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盖诗之极盛，其体制自此始散，僻事险韵以为富，率意放辞以为通，皆有其渐，一变则成五代之陋矣。”（《四库全书》本《吴文正集》卷十九）

- ①（明）王祿：《练伯上诗序》，见《四库全书》本《王忠文集》卷五。标点参考《唐诗汇评》下册，第3179页。按，杜牧之并非与元、白、刘并列于元和。
- ②（明）李维桢：《诗源辩体序》，见其《大泌山房集》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0册，第488页上，齐鲁书社，1997年7月，影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按，《诗源辩体·凡例》第四条：“至元和、晚唐，则其派各出。”恽应翼《许伯清传》：“统论而之，以《三百篇》为源，汉、魏、六朝、唐人为流，至元和而其派各出。”（分别见《诗源辩体》杜维沫校点本，第1、433页）
- ③（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唐·下”，王国安校补本，第187页。
- ④（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谈丛三”，周本淳校点本，第286页。
- ⑤（清）方贞观：《辘轳录》，见《清诗话续编》，第1941页。参见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下册，第3196页。按，方贞观，名世泰，以字行，号南堂。《清诗话续编》、《唐诗汇评》均署以“方南堂”，不妥。
- ⑥ 见金蓉镜《尧湖遗老集》卷首，收入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三，《沈曾植未刊遗文续篇》，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4月，第116页。其《海日楼札丛》卷七“开元文盛”条亦谈及开元、元和、元祐之文盛（钱仲联辑，中华书局本，第279页；钱文忠整理本，第262页）。
- ⑦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郑朝宗、石文英校点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7页。